

上接B3版

## （十七）

黄玫瑰也回来了。开着一部崭新的丰田凯美瑞轿车，还带回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小男孩。

一进门，便叫俩小孩认了邬树龙。“怀光，这是你爸。”“怀远，这是你龙爸。”两个小孩便有一个叫了“爸”，一个叫了“龙爸”。

“这是怎么回事？”邬树龙问。“别担心。我只是教他们认个家门罢了，他们不会给你什么负担的。”待坐定，黄玫瑰便将事由细说了一遍。

黄玫瑰回来，主要是想和邬树龙复婚，正式确立夫妻关系，顺便带俩小孩回来认个家门。

当年，黄玫瑰之所以会放弃与邬树龙的那场婚外恋，主要是受到了村民们的污辱，以及疯女人伍仟妹的砍杀事件的惊吓所致。她的出走，也是因为郭荣昌扬言不准她在槭花村再出现。远走他乡，外出打工也是出于无奈。

原来，黄玫瑰离开邬树龙两个多月之后，发现已经怀有身孕。后来，在工地上就碰到一个包工头老板，是个文盲，只认得他自己的名字，身上带着一个私章，要签合同时就以自己的名字及私章为准。这包工头很欣赏黄玫瑰的为人及能干，便叫她留在他的身边帮他打理财务。然后就跟她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所以黄玫瑰一直带着两个小孩。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谁曾料想，前几年，那包工头竟然意外死亡，那两个小孩就陪伴在她的身边。一个叫怀光，一个叫怀远。

无奈，她只好独自打拼。在最近几年，承包了某大公司的饭堂，攒足了资本，想转行搞民宿旅游业的连锁店，需要有一个帮手，便想起了邬树龙。

黄玫瑰依然是那样风风火火，说话快言快语，走路一阵风。其实，在她的心里，一直都在惦念着邬树龙。他们之间有说不尽的感情纠葛。

黄玫瑰执意要跟邬树龙复婚，但邬树龙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俩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好的婚姻，再复婚，也是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今日之婚姻，自有新的意义。”

“可我早已有心上人，做梦都在想着朱欢喜，只是一直未能得到对方的答复。”

“那好，我们一起去拜会她，看她怎么说。”

于是，邬树龙也没办法，便答应带着她一起去看看朱欢喜。他要亲耳听到朱欢喜的意见，再做决定。

黄玫瑰说，一言为定。

在朱欢喜的家里，一个老男人在跟朱欢喜说话。

“我知道，是我的错，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明知道自己有病，还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去，不小心摔了跟头，害得要坐轮椅，整天要你扶进扶出。”

“早听我的也不会有事了。我早知道会有今天的结果，所以才会在那时候买下这一套有电梯的小区房，要不然，像现在这样，怎么来天天推你上下楼。”

“还好意思说，我做市局局长那阵，有钱又有权，要什么没有？可你就是不听我的，偏要整天与那跳舞的混在一起，还出国旅游，闹什么绯闻，弄得名声那么难听。啊，那男的现在死了，你就回来了。我现在又这样子，我想带你出国走走，也是走不了了。”

“谁叫你退下来后又中风，好了一阵子，又摔了一跤。要不是那几年，我趁着你身体好，有大把时间，出去走了走，到现在还不知道外国的月亮有多圆呢？”

“又来了，又来了！”

“还不是，你当局长那阵有多威风，老婆都不理，一天到晚不回家，在家一发脾气，就提个公文包装满烟酒，说去办公室。鬼才知道，你是不是去了狐狸精那里鬼混。现在，你去了看谁会理你，还不是我这个老太婆才不离不弃的。”

忽然，“啪”的一声响，那男的将手上的茶杯甩到地上，接着是朱欢喜哭泣的声音。

“又想动手打人了，都走不了，还敢打人。”

“打你是轻的！若不是你在国外口无遮拦到处炫耀，你怎么会被邬飞年盯上？结果倒好，劳燕飞一出事，把我都连累了。”

“我认错了还不行吗？我服侍你到老。”

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朱大姐在家吗？”

“谁呀？”

门开时，朱欢喜见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是邬树龙，另一个不认识。

“阿龙来了，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这位是玫瑰，我们一起来看看你。”

一进门，邬树龙便瞅见了坐在轮椅上的男人。那不正是当年的范家鸿县长吗？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但心里一想，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忙主动上前去打招呼。

“范县长好！好久不见了。”

“啊，你们是槭花村的。”

“我是邬树龙呀！这位是玫瑰，也是我们村的。”

“嗯。想起来了，当年铁路征地时，有纠纷，是我帮你们处理的。”

“对不对！老领导好记性呀。”

“没错。还有那个叫邬飞年的也是你们村的，还有郭荣昌和邬日苟，他们是父子仁。”

这时，朱欢喜示意那男人：“今天，就不提那些人了吧？”

“我怎么能忘了呢？”

……

一阵沉默，还是朱欢喜打破了尴尬，说：“别光顾着说话，来来来，喝茶喝茶！”

喝过茶，闲谈了一阵，邬树龙、黄玫瑰二人便告辞。出于礼貌，朱欢喜送他们到了门口，还陪着走了一段路。

这时，邬树龙问：“范书记怎么回事？”

“你都看到了，还在明知故问！”

“我是说他现在怎么会是这样子？”

“哎，一言难尽！”在这当儿，朱欢喜便打开了话题。

原来，她和范家鸿的婚姻，是结了离，离了又结，就像两个扯不开的糍粑。

范家鸿当初从副县长的位置上调到市局做局长时，他的老部下劳燕飞出了事，据说还是律师邬飞年告发的。因用人失察，范家鸿受到降级处分，并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心情抑郁，急火攻心，导致了中风，好在抢救及时，也花了好大一笔医药费，才恢复到现在这样子。目前的健康状况还算正常，只是一步都不敢离开他，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

从朱欢喜的家里出来，邬树龙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他压根就不知道，也没想到，他日日夜夜在追寻的梦中情人朱欢喜，竟然是老领导的家属！而且，即使就在这样的境况下，朱欢喜仍然在小心地呵护着老书记。

原来，曾经的一切梦想，都只不过是邬树龙的单相思而已！这不得不使邬树龙对朱欢喜死了那份心。

朱欢喜还谈到，邬飞年现在挺厉害的。原是个职业律师，因行为不端，被吊销了律师执照。后来，搞了个私人律师事务所，为报复官方对他的处罚，收罗狗仔队，收集证据，专门跟踪官方人士的行踪，要挟一些问题官员，从而拿到了很多封口费，每单生意最少一千万元以上，且没有一千万元不放过，以至于范家鸿、劳燕飞等人均受到了陷害。

这时，黄玫瑰也说起一件事。有一段时间，弄得那些当官的草木皆兵，每天下午至晚上，只要发现有邬飞年的人在餐馆门口或酒店出现，皆躲避不及。有一次，她有个朋友想请某个局长吃饭，订好了一席有山珍异禽的晚餐，因发现有邬飞年的人盯梢，马上取消聚会。那朋友只好自己打包回家里去。

多行不义必自毙。邬飞年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入狱。

趁着黄玫瑰去上厕所的空儿，朱欢喜问邬树龙：“你和玫瑰怎么样？”

邬树龙苦笑了一下，说：“你不能跟我去？我做梦都在想你，心里苦啊！”

“我知道我心里有我，但我怎么跟你去？带着那个半残废的老男人一起跟你去吗？怕不现实吧？”

“我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处境。”

“我劝你还是现实点吧。我看玫瑰对你蛮好的呀，你怎么就不知足呢？你要珍惜玫瑰的一片真心呀……”

这时，黄玫瑰返回来了，听到朱欢喜在对邬树龙说自己，忙着涩地说：“朱大姐，打扰你了。这阿龙就交给我吧，我会慢慢开导他的。大姐你要保重啊！我们走了。”又挽着邬树龙的手臂说，“我们该回去了吧？”

“好。”邬树龙很不情愿地跟着黄玫瑰走了。走了好远的一段路，还回头来跟朱欢喜挥手告别。

这边，黄玫瑰死死拽着他往前走，嘴里却狠狠地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邬树龙心里在滴血，眼眶湿润泪水打转。他伤心的是，他理想中的爱情，他的梦中情人，在梦境里是那么美好。朝思暮想，那盏淡黄色的明明灭灭的爱情的灯光，陪伴着他熬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到头来，那盏灯火却如打翻在地的玻璃

灯罩，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在回去的路上，邬树龙慢慢地平复了心情。

一直以来，朱欢喜就像是天上的月亮，而他就像是一条吠犬，面对着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但总是在他心底里储存着无限的向往。可今日看到的朱欢喜，着实令他大失所望。

清瘦的身段，一头白发，满脸皱纹，昔日的风姿绰约早已不见了踪影，加上不修边幅的衣裳打扮，已是十足的一个老妇，甫一见面，他就感觉到了心中的失落。哎，岁月无情，风霜似剑，无可奈何！

而朱欢喜也是有自知之明，反而劝他面对现实。看来他们之间，缘分未到啊。

反之，看看陪伴身边的黄玫瑰，胖胖的身材脸色红润，浑身充满着活力，正当中年，正是风韵犹存。性格开朗，做事大方蛮有主见，倒是一个贤内助，自己怎么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呢？嗯，此次出门之前，他们可是有约定的呀！即是，如果朱欢喜还喜欢他邬树龙，那她就没得说，主动退出。如果朱欢喜没答应，那她就应该听她黄玫瑰的。怪不得刚才黄玫瑰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原来她已看到胜券在握啊！

至傍晚，二人直接就回到了槭花村邬树龙的家里。这天晚上，他们终于同床共枕。一个干柴遇烈火，一个久旱逢甘霖，一番鸾凤和鸣，把二人压抑得太多的性欲宣泄得淋漓尽致。这种如胶似漆的依偎，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久违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一个多么舒畅欢快的良辰美景！

而此时此刻，黄玫瑰的脸上却淌下了两行苍凉的眼泪。

想想她和邬树龙的结合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如果说当初她挺身而出为邬树龙解决了征地补偿难题，那是出于急公好义，只能说是出于一种义气好心。及至跟他走在一块了，也是出于对他的帮忙，发展到两个人互相欣赏才走到一块。想不到却闹得那么大的风波。后来，虽然是两个人未办证，在乡下也算是结婚了，但是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平淡的，没有什么激情。在经历了那场恐怖的伍仟妹砍人事件之后，她不得不离开邬树龙而远走他乡。想不到，这一别就是十七八年！

到如今，她虽然经历千辛万苦把小孩怀光供养长大，与那个包工头有了怀远，但在心里头一直都在记挂着他邬树龙！如今那包工头已不在人世，她又与仍然单身一人的邬树龙结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她知道，邬树龙在心底里还不是很情愿跟她在一块的，直到今天陪他去见了朱欢喜之后，他才死了那份心。她付出了那么多，可邬树龙怎么就有点于心不甘呢？哎，不管那么多了，只要他邬树龙接受就行了。想到此，她又免不了温存地和他依偎在一起。

## （十八）

这一年的秋天，上边派下来一个大学生村官，接替了村书记；并由凌火生接替了邬树龙的村主任一职。据说，是郭荣昌怂恿着凌火生去举报了邬树龙，才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夏天，雨季暴雨成灾，上级要求加强汛期险情排查。邬树龙想到自己的石场也好久没去看过，于是在这一天下午，便去了石场。

这采石场虽然是邬树龙自己投资开采的，但他是转让给别人承包的，具体的经营一概不管。所以，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隐患。

邬树龙跟那老板说，“要注意安全生产，加强隐患排查。”

那老板说，“没事没事，天天在检查的。再说，这一批石料是赶着给邬日苟承包的那段高速公路工程的，他催得紧。我们工人这几天都在加班加点给他赶货，说不定天黑前他就会赶来结账呢！这段时间老下雨，我们的石场不得不见缝插针，天一晴就开工。”

邬树龙说，“既然如此，你们更要注意安全才是。”

那老板说，“这是必须的。你放心。”

看看天色将晚，邬树龙便走了。直到傍晚，采石场放炮之后，工人们便收工离开现场了。可采石场老板还是和儿子两人一起开着钩机上山崖边上清理浮石。不料这时却发生了哑炮爆炸，震得边坡浮石突然滑落，形成岩石滑坡，来不及躲避的老板父子双双身亡。崖边上的山体伴随着巨响突然崩塌，他们根本来不及防范，当附近的工人返回来赶到现场时，那父子俩已被掩埋在碎石下。工人们用撬棍和铁钎将碎石扒开，将伤者拖出来时，已死亡。

采石场在发生哑炮爆炸时，石

场顿时飞沙走石，击中石场工棚，造成躲避在屋内的人员受伤。此时，邬日苟刚好开着一辆越野车进了工棚，刚走下车来，便被一块飞来的石头击中头部，倒地昏迷不醒。

从此，邬树龙的采石场，因发生了伤亡事故，被责令关闭，不得继续经营。

## （十九）

连日来，本县连遭暴雨袭击，造成局部地区出现道路损毁、断电、通信中断、群众被困等灾情，公安、公路、供电等相关部门及各方救援力量紧急行动，投入抢险救灾行动。

暴雨中，槭花村发生了泥石流，崩塌的土方把郭荣昌的老屋冲塌了。郭荣昌因惦记老屋里还有一些老古董，便冒险撞了进去。这时，邬树龙刚好在附近，看到那老头有危险，忙也跟着冲进去，拽住他的衣袖，企图将其拉出来。不料又一波更大的塌方袭来，结果，两人被埋在里面。当人们救出他们时，郭荣昌已是气息奄奄，经抢救，倒是缓过气来了。而邬树龙则是腿部受了点外伤，好在没大碍，便一拐一拐的回到家里了。

## （二十）

洪灾过后，黄玫瑰和邬树龙，又一次走出山村，闯荡江湖。

他们的新公司开张了，礼花鸣放，彩旗飘飘，迎风招展。夫妻俩身着盛装，春风满面，向前来祝贺的宾客致辞。

怀光怀远哥俩上的寄宿学校，平时都不在身边。每逢周末，邬树龙便随着黄玫瑰来到深山里一个很安静的别墅山庄；黄玫瑰说，我们就在这里颐养天年吧。但是，邬树龙不行，他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村里边很多奇怪的事情。

他梦见，多次回归家乡时，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新村新面貌，家家户户有新房新车；但奇怪的是，大家有房不住，有车不开，有地不种，年轻人有钱娶不到媳妇，老年人有闲却找不到人说话。已经死去多年的长者从儿孙们新筑的坟地里走出来跟他打招呼，更有甚者，还撑起袖子要揍他，责怪他把整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

梦中醒来，总是吓得一身冷汗。

虽然黄玫瑰每天也不用他做什么，就是做一个名义上的董事长，给一个名分给他，白天也就去公司看看，没事就在家躺着，在别墅里做个闲人。而且他自己现在在外面又没有什么基础，去到公司里边也没什么事给他做，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心里感觉是吃软饭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邬树龙虽然是人已走出村外去了，但还是放心不下村里的事情，按捺不住还是要回去看一看。那村庄遭水灾之后破坏得那么厉害，家家户户是否有能力把它恢复起来呢？对现任村主任凌火生的办事能力，他是不太放心的。所以他就按捺不住，最终还是回到了村里。

## （二十一）

回到村里，邬树龙看到，灾后重建，村里的变化很大。

欣喜之余，心情却是沉重的。因为，他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看到了村委会张榜的关于本村年度村务经济收支往来情况公告。全年收入方面除了上级下拨的几千元经费，没有其他收入；而付出项，却超支一千多元。顿时火冒三丈，赶忙拨通凌火生的手机。

“老伙计，怎么搞的？这村委会到了你手里就过成了穷日子啦！”

“哎呀，那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去偷去抢吧？”

“不会吧，去年我带着你去跑了几处地方，他们不是说了今年会支持我们村一笔费用吗？”

“是有几笔款到了，但是除了修理几处跛头水圳，扣除我的人工费，也所剩不多了。”

“什么？你还要有人工费？”

“不是吗，我去跑路不用人工费吗？其他村都那样呀，谁争取的经费谁得一半。”

“谁规定的？”

“你不知道？”

“我说你什么好！看你这村主任当的！”

凌火生跟邬树龙是一起长大的，年纪比邬树龙小了一些。早几年他凌火生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以前做事情也是很低调的，又怕事又胆小，你说他不负责任，也不是。他对村委会的事，天天都在那里做，而且那些事务的事情呢，他都很及时地汇报上去了。就是人缘不好，人家都嫌弃他那个样子，这种人怎么信得过呢？关键时刻就是不会投他的票，不会信任他去当这个村主任的。所以凌火生多次竞选村主任都未能选上。这回表面上是邬树龙提议并说服众

人推选他上去的，其实，暗地里，是凌火生去举报了邬树龙而取而代之。想不到，他却将村主任的角色做到这种地步，他究竟想把槭花村往哪里带？

邬树龙想想，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先安顿下来再说。

不一会，听说邬树龙回来了，三明叔公、福大爷、贤明叔及单梅娘、伍婶、纪嫚嫚娘等老人家都过来他家。

闲聊中，长辈们谈笑风生。贤明叔说，“现在到处都在搞红色村庄旅游点，我们村也有值得开办的地方呀！”

邬树龙说，“这些事情我也有想过，但具体还得凌火生去牵头才行，待我与凌火生再商量下吧。”

“嗨，这么热闹哇！”正说着哩，凌火生却不请自到。

“啊，凌主任来了正好。”三明叔公把手一招，“刚才我们几个跟阿龙聊起村里的事，他说要你牵头才行。你来听听，看该怎么办。”

待凌火生坐定，邬树龙便将一些想法提了出来。凌火生一听，感到压力不小，说，“我没那精力去搞。村里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能力，上面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绝对不行。你有本事你去搞，我不拦你，村里也会支持你。”说完便匆匆忙忙走开了。

邬树龙急忙跟在他后面说，“现在国家不是出了新政策，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加快推进发展乡村旅游建设吗？”

“那是官腔，你以为谁都可以去弄的吗？你又不是没有尝试过村官的滋味！”

“我认为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我还不知道你呢？待村委会帮你出面搞到项目，赚到钱就是你的！告诉你，槭花村现在不是你邬树龙说了算。”

话已至此，邬树龙只好打住，返回屋内，继续与几位老人家叙旧。他对那些老人家说，“看来，凌火生是不想为村民着想哩。”

三明叔公说，“看他那样子也不是做大事的人！吹水，打牙花就精。你看村里，哪一家来了个亲亲戚戚，他就到人家家里去，抽烟啊喝茶啊吃饭啊喝酒啊，而且还是来了就赖着不走的那种坏习惯。”

福大爷说，“也有很烦他的。但是，他是个村干部，脸皮那么厚，又不能得罪他，也不敢催他走，真是拿他没办法。”

贤明叔说，“他最喜欢跟一些妇女婆说说笑话，有时还打情骂俏，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是很受欢迎似的。看到谁家新娶的媳妇，若是比较漂亮的那种，他就老是盯着人家看，看得人家不舒服了，也不知道，还在那里看，神情是很色眯眯的那种。旁边就有人偷笑着说，看那个老色鬼哟！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去帮助一些年纪大的叔婆婶娘，特别是家里没有劳动力的干些体力活。”

单梅娘说，“有一段时间，他老是在小寡妇的门口进来逛去，我便问他是不是又盯上那个小寡妇了？偏偏那个小寡妇就自己先嚷嚷起来，喊着‘哎呀，凌火生跟我没什么啦！他不过就跟我聊聊天嘛，手脚是多了一点，那有什么呢？男人呗，哎呀，哪有男人不想女人的哩。’小寡妇的男人失踪这么多年，人家都说是她走她老公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邬树龙说，“嗯。闲话少说，我们还是谈点有用的吧。”

三明叔公说，“既然要在村里办成点事，看起来，还得阿龙你帮帮凌火生才行。你在外面消息灵通，门路也多，比如我们村里有传统的农产品山茶油、茶叶、花生、白萝卜、养牛、养鸡、养鸭，等等，是不是值得去做做文章？我是看在眼里烦在心上，帮不上忙，干着急。”

邬树龙说，“也行！待我回去跟黄玫瑰商量下，看能否搞出点名堂来吧。”

## （二十二）

就在近两年，村主任由更年轻一代的人接班。凌火生也退了下来了。

班子换届后，实施了乡村振兴规划。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村上开通了从老油坊—风水勘茶亭—三烈墓—五英岩—仙人嶂—华表塔这一古邑步，作为带动本村红色经典健身徒步旅游线路，吸引更多游客慕名前来本村观光，槭花村人的生活越来越惬意。

时常还有一批又一批摄影、绘画的旅游团队前来进行古楼、古道、古村落采风活动，更使槭花村声誉天下。

邬树龙慷慨解囊，要将槭花村四角楼修缮一新，使其成为槭花村的一个新的亮点。

一天傍晚，邬树龙从外面带回

来几个人，正在四角楼门前对着图纸进行现场察看。

邬日苟随后跟了过来，对邬树龙说，“龙哥，听说你要出资装修四角楼？”

“对呀。”

“你以为你才有钱？我也可以呀！”

“我这是搞公益建设，你想做什么？”

“你不能搞，我跟我爸商量好了，我家要做做民宿旅馆生意。”

“那你爸有什么理由？”

“不信？那好，我去把他叫来。”不一会，拄着拐杖的郭荣昌过来了。

“阿龙，你在外面怎么搞都没问题。这四角楼的主意就不要动了。我家飞年过两年就出狱了，到时我想叫他在家里安心下来，就不要在外面浪荡了。刚好村里又要搞乡村旅游，我想就叫他开个民宿旅馆，这四角楼装修下也是挺现成的嘛。至于资金方面，日苟飞年两兄弟按理也拿得出来。”

“老叔，你说话好有意思。好像这四角楼是你家的一样，也不想搞。这可是村里人的共有遗产，怎么能是你说了算呢！”

邬日苟说：“怎么不行？我爸说行就行，你管不了。若有谁不答应，我就跟他没完。”

郭荣昌说：“阿龙，这四角楼是咱郭姓人祖上留下的遗产没错。可是你要知道，改革开放几十年，大家都不管老屋老舍，还不是我在维护着吗？要不然，早就坍塌了，还等到今天？”

邬树龙说：“还好意思讲，你家早把这祖屋霸占为私家财产了！不是在此养鸡就是养猪，别人想都别想！”

邬树龙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顾全大局，让四角楼成为村里的旅游接待点，而不是你家的私人旅馆。”

“我不同意！有本事你冲我来。”郭荣昌很不高兴地走开了，邬日苟冲郭树龙挥了挥拳头，也跟着郭荣昌走了。

槭花村古村落建设中，为四角楼修缮之事，相持了许久，郭荣昌不肯妥协。最后，经过村民大会表决，一致同意开工建设。郭荣昌父子要占为己有，独霸经营，一再出来阻挠，邬日苟还扬言要把四角楼炸掉。

那天，他竟从外面请来一帮打手，对村里的施工人员进行殴打。在双方混战中，那些打手竟误将前来助阵观战的郭荣昌也打倒了！致其当场气绝身亡。可怜一个年已八十多岁的老人，以一个风烛残年之躯，怎经得起一阵乱棍摧残！

“爸——！”邬日苟扑倒在地，扶起了郭荣昌，恐惧得哭喊起来：“别打了！打错人啦！”

一场闹剧，在邬日苟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草草收场。

半年之后，四角楼顺利完成修缮装饰工程。

四角楼挂上了“年年有余”“紫气东来”的牌匾，糙石砖瓦里，雕梁画栋中，历经数百年的古楼，整修得完好如新，仿若回到两百多年前初建时的模样。

自此，槭花楼成了一个新的参观点，更是成为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三明叔公、福大爷、贤明叔及单梅娘、伍婶、纪嫚嫚娘等老人家被邬树龙请来每天在四角楼里为游客们唱山歌，做传统手工艺表演，三明叔公还兼着当起了讲解员，为游客们讲述着槭花村的兴衰往事。

没事的时候，三明叔公就会手捧一本破旧的线装本《三国演义》，逢人便讲“卧龙晏起”的故事，且手捻长须念念有词：“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有一天，凌火生就问起邬树龙：“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

“感恩他们当年的恩典呀，没有他们，哪有我今天！”

“那我的家人呢，你怎么又不照顾下？”

“你呀，你做村主任时表现怎么样，我就不说你了。你的家人还用我来照顾吗？倘若你老丈人还健在的话，我当然也会一视同仁对待的。”

“嘿嘿。也是也是。”凌火生苦笑着，自讨没趣地讪讪走开了。

看着凌火生慢慢远去的身影，邬树龙心里在感叹着，岁月不饶人。这个与他一起长大、曾经一起共事的老伙计，也老了。

初夏的山村，细雨过后，四角楼在天空之下巍然屹立，依稀有炊烟缭绕，以一种恬淡闲适的姿态深藏在这静谧的山水之间。

走过阡陌纵横的乡村田野，漫步在湿滑的青石路上，邬树龙站在槭花村四角楼大门边，抬头看看矗立在村口边那几棵苍老的苦楝树，霎地发现——

风雨中，苦楝树又开花了。

（完）